

广播情缘

拂晓

前不久,我驾车从无锡返回宣城,途经涇阳与郎溪交界处的一个乡镇,不经意间听到几声清脆的广播声响,声音是从电线杆头的大喇叭传来,是那樣的亲切熟悉,又是那樣的依稀遥远,情不自禁地勾起我对广播往事的回忆,心中对当年那段流金岁月充满无限深情。

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毛头小伙的我,怀揣一纸分配调令,背负沉甸甸的行囊,带着家人的千叮万嘱咐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来到宣州北乡一个偏远的乡镇广播站工作,具体从事广播自办节目《侨乡风情》的采编工作。

我工作的乡镇素有宣州“西伯利亚”之称,不仅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而且夜间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贫乏,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更没有集体文化活动。工作之余,除了看书、学习,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夜晚,让处于相对封闭的我,能够有机会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新闻采编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在由“门外汉”向“土记者”转变的过程中,起初感觉自己文字功底浅薄、知识盲区较多,所采写的新闻稿件质量并不高,比如“消息”不够简洁明了,“通讯”中的人物形象立不起来,“言论”缺乏亲和力,“特写”不够聚焦……

差距是奋斗的方向,学习是最好的老师。在北乡工作的日子里,学习是“第一频道”,广播是最好的老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早间必听,深度报道《新闻纵横》夜晩必聆,当地市台的广播节目也是准点收听。看时光飞逝,回首从前,在无线电波中感受到声音旋律的美妙,在跳动的音频音率中体会着广播报道的技巧,自己身在其中,亦乐在其中。

当然,仅仅依靠收听广播节目还是远远不够,对于专业不甚对口的我,必须补上理论书籍这一课。从此,新华书店、状元书城、流动书摊等都留下我“淘宝”的身影。《新闻采访学》《广播新闻报道原理》《新闻的背后》等都是我反复阅读的书目,从中也慢慢领悟到广播新闻报道的真谛。

为了增强广播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我煞费苦心、多方努力,先后争取购买了录音机和采访机,主动学习掌握并运用同期声,再附上一段“编者的话”,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让重点报道形式更加丰富多样,重点报道内容更加真实可信。当然,这背后的付出也更多……

正是得益于学中干、干中学,勤奋学习加上理论滋养,我负责的《侨乡风情》自办节目结果“一炮打响”,在北乡一带小有名气,每次下村采访都会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真心欢迎,特别是他们有什么高兴事、烦心事等都愿意敞开心扉与我掏心窝,把我当成知心朋友,让我源源不断地获取第一手写作素材。

都说基层是新闻资源的“富矿”,这话一点不假。对于正面的新闻素材,我一般会采写成消息、通讯,或对内用稿,或对上投稿。对于带有舆论监督性质的新闻素材,我一般会编发听众来信或撰写言论,进行善意提醒或理性呼吁,多少也促成了一些问题的化解,营造了健康、和谐、向上的舆论环境,受到了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充分肯定。

在宣州北乡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先后骑坏了两部自行车,每天除了采访就是写稿,一直奔波在路上,别人看得见或看不见我时都在忙碌。那时候,整天有使不完的劲,即便疲劳至极,稍事休息后便精力充沛、再焕干劲。平均每年采写的广播新闻稿件达300余篇,其中部分优秀稿件被上级广播电台和报刊采用后反响良好,有效扩大了地方对外宣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北乡打拼的日子里,除了收获工作上的自信,还收获了至今回想起来仍弥足珍贵的情谊——父子情、姐弟情和战友情。上班第一站遇到的老站长,是一位既对工作要求严格又对年轻人关怀备至的长辈、师者。他把我当成他的干儿子,工作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让一个初来乍到、身处异地他乡的我,时时感受到来自父辈的关爱和家人的温暖。

在我印象中,老站长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重赏识、爱惜才。他对于我取得的任何点滴成绩,总是给予热情鼓励、不吝夸赞,让我鼓足干劲踏征程、扬帆起航再出发,始终用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当然,对于我身上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他总能循循善诱、悉心指教,教我工作方法,传授做人道理,让我从内心油然而生出感激与敬重之情。

与老站长前后共事仅一年时间,后来他就因身体原因早早退休了,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那种在困难时期建立起来的父子情、师徒谊延续至今。特别是他身上不怕吃苦、艰苦奋斗、敢于担当的广播人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塑造了我,引导并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得以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与我共事的大姐,是广播自办节目《侨乡风情》的播音员兼值班员,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勤奋上进、心地善良,工作责任感特别强。无论是严寒三冬,还是酷暑盛夏,她严守值班纪律,准点值守、从不误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从来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让大姐略感自豪的是,我采编的稿件经她播音后,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有力推动了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姐为了播好声音,对稿件提前熟悉、精心打磨,咬文嚼字、精准发音。桌上的一本《新华字典》被她翻旧了,播音稿纸上写满了她用各色笔标识的断句、重音符号,看得出她对播音工作极其热爱和投入。

大姐在工作上对我很支持配合,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她把我当成亲弟弟一样看待。每逢双休日,她会使出看家厨艺,拾掇出一桌好饭菜,时常邀请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她家做客,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们时时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那种感觉如沐春风、令人难忘。

在广播站工作的还有一位铁哥们,好同事,他比我上班晚一年,毕业于广播电视学校,在广电技术维护方面木有专攻、业有所长。由于广播站人少事多,我们经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记得有一次需要在移动铁塔上架设MMDS(微波多路分配系统)接收天线。凭借年轻和胆识,一天下来,我俩在高耸云霄的铁塔上往返攀爬了四个来回,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最终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了工作上相互支持、配合默契外,年龄相仿的我们还有着相同的志趣和爱好,比如都喜欢收听南京音乐台的《夜色温柔》栏目,喜欢收看电视散文和配乐诗朗诵节目,同时也不吝交流各自的心得和感悟,这大概就是我们缓解一天工作疲劳的最好方式。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不止于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后来,由于区划调整原因,我告别了工作三年多的乡镇广播站,调入了撤乡并镇后的大镇党政办,从广播采编员转身为文秘员。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广电同事,心中有万千不舍。再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我从乡镇调入城区,相继在宣传部门、党办系统工作,并有幸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

盘点23年过往经历,这一路走来,是文运改变了我的命运。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广播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与爱好,这种兴趣爱好伴我踏上了虽很艰辛却又光荣的“以文辅政”之路,并使自己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和成长,我从内心感激广播、感念那些似水流年的奋斗岁月。

时代在大步前进,科技在飞速发展,虽然农村的广播播音率已大不如从前,但它却以应急广播、车载广播、掌上广播和云广播等崭新面貌,得以迅速发展和普及,这让一度凋敝失落的我重燃希望、重拾信心,因为它又可以重续我的广播情缘。

“赶会场”,这个特定的词组好像就是我们江南水乡这一带所独有的,在北方,乃至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叫“赶集”或者“赶圩”,还有称作“赶场”“赶山”“赶墟”的。说白了,就是农村人到乡镇的集市上卖东西、买东西,顺便走亲访友、打打牙祭。“赶会场”应该是农村人的“专利”了。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们这里就有了“会场”。听老辈们说,我们这里的“会场”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了,他们在小时候也“赶过会场”的。

“会场”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在我所在的皖东南的北片乡镇,会场的时间是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日,这一天称作是“正会”,而前后几天则没有什么说法;地点是和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接壤的狸桥镇街道。这些时间和地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农历的二月份,是春节刚刚过完的第一个月,田野里的小麦、油菜在年前就完成了清沟沥水的活计,基本上没有农活要做了。我们这里的民谚说:正月好过年,二月好拜年,三月拜完,四月好种田。也就是说,二月份是地地道道的“农闲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利用“赶会场”的机会,采购备足农具、稻种、耕牛、猪仔等生产、生活资料,以期待下一个月正式开始的春耕大生产;另外民间还有一种传说,农历的二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古人把“会场”的日期定在这一天,应该有庆祝、纪念的意思。

至于地点的选择,也是恰到好处的:狸桥地处皖东南,是宣城的东北门户,北与江苏南京接壤,处于苏、皖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宣宁公路穿境而过,宁宣黄高速公路在金山口设有出入口;南漪湖黄墩码头沿水阳江直通长江,水陆交通便捷。境内山峦起伏,昆山雄峙,云山秀美,横贯南北,林木葱茏。南北两翼是秀丽宜人的南漪湖和固城湖,其中南漪湖盛产银鱼、青虾、中华蟹。南湖落雁、昆山、云山、云山洞……许多名人为此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古老的吴楚文化润泽了这块平凡而神奇的土地,自春秋战国始,这里便是商品集散地,是皖南到苏南地区重要的通商口。

赶会场是农民生产、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最忆儿时西瓜甜

● 项伟

闲暇之余,翻看鲁迅先生的《故乡》,读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时,不由得想起儿时在外公家看瓜、吃瓜的经历来。

外公、外婆住在离海边不远的乡下。大约是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外公在海边拾掇了几亩沙地种瓜,以补贴家用。每到西瓜将要成熟的时节,我便自告奋勇去地里看瓜。

白天我在外面疯玩,只能晚上随外公去看瓜。夏天的夜晚,在野外睡觉比家里凉快。有时卷着凉席,拿一被单和小枕头铺在路边树下就能睡着;由于夏夜雨多、蚊子多,我们就把家里的竹床搬到瓜地,在床上扎一顶小帐篷,篷顶盖一层薄膜(防雨用),这样便能睡个安稳觉。

外公读过几年私塾,娴熟多种评书及民间故事,到了晚上,外公就讲故事给我听,至今我还记得外公讲的《杨家将》《薛家将》系列,精彩绝伦,让人欲罢不能。外公有时也讲鬼怪故事,往往吓得我汗毛直竖、双目圆睁,生怕从哪儿冒出黑白无常来,把我

我少年时期赶会场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太多苦涩的回忆,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我的老家住在南漪湖岸边,离狸桥会场有十五华里路程。到了会场的前几天,我就在父母面前哼哼唧唧,表现也特别的好,终极目标是期盼能讨得到一两毛钱,到会场去开开眼界。说实话,我父母也不是那么吝啬的人,只怨当时家里子女多,生活条件艰苦,对我家而言,一毛钱也算是大数目呢。

到了会场这天,天蒙蒙亮,我们要好的几个小伙伴便早早地在村北头的路口聚集起来,小松子家的大花狗欢快地围着我们转来转去。我们每个小伙伴的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那是母亲在头天晚上为我们煮的山芋,用来当中午饭的。

新花红灿灿,旧花满山白。农历的二月中旬正是春分时节,十五华里的简易土公路两边大多是平缓的山坡,勤劳的农人在山坡上开垦出一块块不规则的麦地,绿油油的麦浪随风起舞,漫山遍野的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这满眼的绿意与芬芳使我们忘记了疲劳,一个赛一个撒开脚丫向会场奔去。小松家的大花狗跑得更快,还时不时地跑到路边的小树边翘起后腿撒泡尿等我们一下。

远远地,就能望见快进入狸桥的路上赶会场的三五成群地向会场涌去,间或有几台车厢里坐满了乡民的手扶拖拉机也隆隆地朝着集市开去。

翻过一道高坎,便是街口,也就是“正会场”了。眼见的是人头攒动、彩旗飘扬、货摊成行,耳听的是阵阵锣鼓声、杂乱的吆喝声、鞭炮的爆炸声,真的是热闹极了!

我们几个小伙伴开始还手拉手在人流中穿行,过不了一会儿全都走散了。小松子最猴精,他家是开小店的,他偷拿了小店里几块钱的“巨款”带着,生怕我们沾他的便宜,偷偷地溜到岔街玩“套圈”的游戏去了。

我在人丛中钻来钻去,去寻找我最爱吃的肉包子。在一个拐角处,我看见一个包子铺,乌黑的木板上码着半人高的蒸笼,阵阵香味随着袅袅上升的白烟钻进我的鼻孔,我毫不犹豫地从中内衣口袋里掏出被我折叠的四方四正的两毛钱纸币递给老板,花了一毛钱买了两个包子,可我现在舍不得吃,还要带一

赶会场

● 王延林

个回去给五岁的弟弟呢。

前面不远处围拢了好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从人缝中钻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地大哭,双手在地上拍个不停,散乱的头发包住了她的脸,看不清她的模样,只听她嘶声力竭地叫骂着,哪个挨一刀的,把我逮猪仔的钱偷走了!我回去向家里怎么交代呀?我家一年到头就指望养一头猪卖钱哪!看样子蛮可怜的,我也跟着恨起那小偷来,下意识地捏了捏内衣口袋里的那一毛钱的钞票,感觉还在,心里便放心了。那时候,好像乡镇也没有什么公安派出所,治安队倒是有的,偌大的会场几个治安队员怎么管的过来?几乎每年的会场都有失窃现象发生,也只好怪自己不细心,自认倒霉了。

临近中午,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拐进一个僻静的小巷,我先从口袋里掏出山芋垫垫底,然后把肉包子慢慢地撕开,一片一片地塞进嘴里,那香味直入肺腑,让我至今难忘。

午后人流似乎少了些,大约是好多大人都投亲靠友喝酒去了,沿街的小饭馆也是人满为患,我囊中羞涩,从大门里望见那些大人们大快朵颐,只得扭头快步走过。

趁着人少的当口,我满街找小松子,不知道这猴精跑到哪里玩呆了。想起来了,这家伙喜欢看武打片,年前他偷了家里的两块钱后把书包挂在后山上的树上,一个人跑到街上的录像厅看了一整天的录像片,害得他的父母找了他一天,晚上回来被打的鬼哭狼嚎的,全村人都听见了。对了,他肯定在录像厅!我循着街边找啊找,终于在一个巷子口找到了一个录像厅。那录像厅也没有门,只是一块厚厚的灰色帆布挂下来,帆布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了“录像厅”三个字,还没进门,就听见“嘿、哈”的武打声传来,我掀开布帘一脚跨进去,里面烟雾缭绕,霉味冲天,熏得我倒退了好几步!我定了定神,只见小松子蹲在前排的拐角里,双手托着下巴,口水流出老长,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只有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看得全神贯注,我走过去拽起他就走。出了门,小松子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让我看完嘛,我都花了好几毛钱呢。

其实,小松子就是比我们聪明,他初中

走进真也天境葡萄沟

● 郭燕

宁国被列为全国最宜居城市之一,山水的秀美自不必说,而川藏线上的第一站真也天境的打造,不仅让这片闻名遐迩的土地上很多的历史文化沉淀逐一被挖掘,也因为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人们增添了许多休闲的去处,葡萄沟就是一个人们暑天里走进大自然体验野趣的好地方。

在山水之乡长大的我们,无一都有过挖笋子、采野菜、摘果子、收玉米的儿时经历,即使我们走进了城市,走进了机关,走进了工厂和学校,那些蓝天白云下瓜果飘香里的劳动的快乐也在我们的梦中常见。真的是知我者友人也。这不,脑子里刚一有这个念头,就有人相约了,说真也天境的葡萄沟是真正纯天然的有机葡萄,问我想不想去吹吹山风尝尝鲜?这还用说么?一句“ok”,于是,带着走进大自然、重温采摘野趣的向往,我们几个就结伴走进了这个传说中的葡萄沟。不去不知道,一去开心笑。说实话,我平时因为喜欢旅游,偶尔也会把旅途的所想所见随笔写下来发发朋友圈什么的,但是像这么样的钟情一个地方也是没有过的。俗话说,快乐的东西分享了就收获了快乐的平方,那么,相信这个炎夏采摘葡萄的快乐能让你我都能收获N个快乐的平方和立方甚至是N次方吧。这话貌似说得有点远了(看样子人家说十个女人八个话唠此言不虛,脸红一下。)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葡萄沟不远,就在宁国青龙乡政府的对面,出城区开车仅几分钟路程。如果您住在城区,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很方便,到青龙乡政府,停车,就能看到真也乐享家庭农场几个字。真也,乐享,家庭,农场,仅仅这几个字,就能让人心莫名轻松快乐起来,再闭上眼睛,深深呼吸一口气,就能闻到风中隐约传来的葡萄那特有的甜香味,或许,这也是大自然的味道吧。尤其让人惊喜的是为了让我们真正感受这份野趣,到葡萄园去的十几米的小路就是田埂路,没有丝毫的修饰,野花、灌木,甚至还有几枝芦苇,旁边的小屋上野草里竟然还有一大片南瓜藤蔓,这让我在心里对这葡萄园的负责人点了个大赞。葡萄园里,一串串葡萄玲珑剔透,有青绿的,紫红的,玫红的,深绿的,半绿半粉的,在阳光下散发出一种清亮水润的光泽。我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一串一串葡萄轻轻地剪下来,放到篮子里,不知为什么,自然而然就有了那种久违的欢呼雀跃的小女孩的感觉,仿佛回到了我拎着篮子跟着母亲姐姐后面挖野菜打山果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看看旁边的几位,脸上也是一样的小激动地乐呵着,我不禁会心一笑。说实话对葡萄品种的认识我是个外行,好在我旁边的一位总是来此采摘,因为一次次的实践而成了内行。听她指着那绿莹莹的、颗粒并不大的水玲珑说这是“奶油葡萄,看起来不大(因为天然),吃起来清甜,不信你尝一口”。我好奇地摘了一颗,撕开皮,放到嘴里,果然甜而不膩,有纯天然的独有的清爽。接着,她又教我一一认识了那“红香蜜”“巨峰”“喜乐”“阳光玫瑰”等,让我觉得即使品尝尝,光听这些好听的名称也是一种享受。当然,感觉听边品尝葡萄沟的葡萄则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可不是么,往那树荫下一坐,夹着草木芬芳的山风吹来,那份天然氧吧所给予的清新凉爽更是在空调房里能够享受得到的,再把用山泉水洗过的葡萄端来,一边品尝一边说说家长里短工作趣事,总有一份知足常乐岁月静好的感觉。

陶渊明先生说: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谁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滚滚的红尘像一根鞭子在赶着我们一路往前。我们都不是圣人,也无法做到像陶渊明先生那样淡泊悠然——当然,陶先生出生士族,是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他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底气。可是,匆匆的我们啊,是不是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让真也天境葡萄沟给予我们的悠然,给予我们的快乐,多一点,多一点,再多一点呢?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呼啸而过。而今,蜗居闹市的我,再也难以重复儿时海边看瓜的体验,还有水井泡瓜的乡愁。乡村生活,或可回乡下体验一番,可童年时光,只能留作无边风景,年年忆起……